



中国古代经济杂谈（三）

周文华 主编

目 录

宝藏撷珍 (续)	1
东陵宝藏今何在	1
典型建筑	14
胥溪运河	14
孙叔敖创建芍陂	17
“石棚”的猜想	20
江浙“土墩石室”的建筑形式	22
秦始皇开凿秦淮河	25
“阿房宫”名字的由来	27
拱形建筑何时发明	30
都江堰的兴建人	33
谁建造岳阳楼	36
白居易修筑西湖白堤	39
统万城是否建造于沙漠	41
沈括与万春圩	44
天马山护珠塔斜而不倒	47
化城寺建造时间	50
钱王凿井	52
传世哥窑窑址	54
残粒园研究	57
江南第一座私家园林	59
造园名家计成的故居	63
新疆坎儿井	65
对外往来	68
印刷术西传经过	68
埃及玻璃何时传入中国	70
中国瓷器何时传入阿拉伯	73

中国人是美洲大陆的最早发现者？	76
中国人与美洲发现	82
中西方交通的历史	85
火柴何时传入中国	86
玻璃是否从国外传入	89
达尔文进化论何时传入中国	92
近代化学何时传入中国	94
《几何原本》何时传入中国	97
纸折扇是否为“舶来品”	98
其它记录	101
“太极图”的起源	101
“岁名”、“岁阳”的由来	105
“太一”的含义	107
八卦的象征意义	109
联珠纹样的代表物	112
我国古代的飞碟记载	114
盘山是飞碟基地？	118
古代货币的种类	120
北宋钞版的纸币类别	123
“会计”命名起源	125
“徽商”起止时间	128
纸币称钞票的原因	132
会子的起始时间	134
交子的创始人	136
钟灵堂票文的含义	140
外星人绘制古地图	142
恐龙绝种原因	145
为何“猴娃”骨骼呈原始特征	148

十八般武艺详解	150
何稠所制“绿瓷”是否为玻璃	151
中国“通古斯”之谜	154

宝藏撷珍（续）

东陵宝藏今何在

马兰峪在河北省遵化县境内，距北京仅 120 公里。那里有一处皇陵禁地。1735 年，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最早选中这块风水宝地，拟筑皇陵，时值战乱四起，终未筑成。清顺治皇帝死后，康熙就将他葬于此地，定名孝陵。其后有康熙的景陵，乾隆的裕陵，咸丰的定陵，同治的惠陵等五府帝陵。此外，还有慈安、慈禧等 4 座后陵及 5 座妃嫔陵园，和一座公主墓。这大小不等的 15 座陵园，统称东陵。

这东陵气势果然不凡，层峦叠翠，白云缭绕的昌瑞山千姿百态，风采独具，从山顶俯视陵园，那 270 座金殿和牌楼熠熠生辉，方圆 40 余平方公里的马兰峪盆地恰似一只玲珑的翡翠盆。

清朝统治者生前耗费巨资修造工程浩大的地下宫殿，死后还将大批稀世珍宝一起陪葬。数百年来，这些被埋入地下的国宝令多少军阀豪绅、大盗巨贪垂涎欲滴、想入非非！曹锟、吴佩孚、孙传芳，都是些爱财如命的人，尽管他们对东陵国宝窥视已久，却始终未敢轻举妄动，其根本原因就是怕激起公愤，遭致全国民众的一致声讨，最后落得个“不肖子孙”的千古骂名。

然而，到了 1928 年 7 月，随着震天动地的一声巨响，皇陵被炸开，一只魔爪终于伸向慈禧的坟墓……

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不肖子孙是谁？此人乃国民军第7兵团第13军军长孙殿英。

孙殿英在马兰峪驻防时，曾驱车去东陵一游。他身边的随员对他说：皇帝爷生前喜爱的玩物、珍宝，死后都陪葬了。这些陪葬品要算慈禧老太后和乾隆皇帝的陵墓最多。孙殿英听了，顿时贼心为之一动。

掘墓工程首先在慈禧陵寝动手。

动工前，孙殿英将三师师长张宝昌、五师师长谭温江、六师师长柴荣陞以及工兵营营长孙子瑜叫去，在酒席上向他们布置了掘墓的任务。

第二天，马兰峪各街道路口的墙壁上，突然出现了12军从即日起在东陵进行军事演习，严禁黎民百姓入内的布告，并限令演习范围内的居民即日内必须迅速撤出。孙殿英还派兵在东陵四周严加警戒，鸣枪示威，阻止居民接近警戒地区。

1928年6月某日晚间，孙子瑜带领工兵像耗子般地开始在寝陵各处挖洞，挖了两天才好不容易找到墓道。可是墓道被多层花岗石堵得严严的，石与石之间又用桐油糯米石灰制浆粘锢，真可谓天衣无缝，比自然山石还难凿。工兵营长叫人搞来两大桶硝镪水，想用侵蚀的办法来打通石障，但无济于事。后来又架起大钢钻钻出个大窟窿，墓穴里一股阴凉霉气冲了出来，把伸头向里探望的士兵打了个趔趄。他们先让一个士兵下去。在腰上系好皮带，用粗麻绳慢慢地把他放下去。过了一会，只听得一声惨叫，再也没有动静了。上面的人大眼瞪小眼，不知下面发生了什么事，工兵营长说地穴封闭太久，可能产生某种毒气，把人熏过去了。于是，又过了一个时辰，让毒气跑得差不多了，才又往下面陆续放人。爬进

洞里的人，凭借几只手电筒，摸到隧道口，把顶门的 150 多公斤重的石滚子挪到一旁，才把石门推开。

谭温江指着工兵营长说：“你带三个班进去，谁他妈的也不准乱来！”他自己手提枪，站在入口处的一堆乱石上，命令一排枪手堵在外面，谁敢携宝潜逃，就向他开火。

孙子瑜与他那 30 多个工兵，手持电筒、火把一步步往里挪，越往里越阴森。走不远，在一道石门前，他们看到先前下来的一个士兵被压在大石滚子底下。原来，修墓时，事先为谨防盗墓，设下了机关，那个士兵摸黑往里走，撞动机关，被压死了。士兵们个个吓得面如土色，他们小心翼翼地摸索着走完一段甬道，又过了一道石门才到达寝宫。

寝宫上方有座汉白玉砌成的灵台，台上停放着一口巨大的檀木椁，围灵台一圈摆着大小样式不一的 73 只石、木制成的箱子。据说这 73 只箱子是慈禧生前亲自设计的：她活一岁做一只箱子，共活 73 岁，所以灵台周围有 73 只箱子。木箱内装的大多是慈禧生前的衣裘冠履，衣冠上都有珍珠、宝石、金钱之类。石箱内尽是一些金碗、金壶、金杯、金盆、翡翠如意、水晶如意、玛瑙如意、白玉如意、钻玉手镯、钻研戒指、钻研发针，等等。

这一箱又一箱珠宝古物被抬出墓穴，孙殿英亲自手加封条，由三师师长张宝昌押车送回蓟县司令部去了。

然而，盗墓活动闭幕式未结束。在孙子瑜的指挥下，士兵们向慈禧的棺椁围去。盗墓者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檀木椁卸开，里面是陈年古檀香小棺，这棺身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馨香。棺盖终于劈开了，一股刺眼的寒光从棺内射出，等到认真细看时，人人惊得目瞪口呆，满

棺宝物几乎掩盖了下面那具模模糊糊的女尸。

士兵们从棺内究竟取出多少珍宝呢？谁也说不清。但据亲自参加了慈禧棺中葬宝的太监李莲英等著的《爱月轩笔记》记载：慈禧尸身入棺前，先在棺底铺上三层金丝串珠绣花锦褥和一层珍珠，共厚一尺多。棺头置放了一个玲珑剔透的翡翠荷叶，叶面上的筋络不是雕刻而成，均为天然生成，棺尾安放着一朵粉红色的玉石大莲花。慈禧尸身就置于荷叶、莲花之间。她身着金丝串珠绣袍褂，头戴珍珠串成的凤冠，冠上最大一颗珍珠大如鸡卵，重大 200 克，是世所罕见的瑰宝，价值白银 1000 万两。慈禧盖的衾被上有珍珠堆制成的大朵牡丹花，手镯是用钻研镶成的一大朵菊花和 7 朵小梅花连贯而成。她身旁放有金、红宝石、玉、翡翠雕像、佛像各 27 尊；脚下左右两边各放翡翠制成的西瓜 1 个、甜瓜 4 个、白菜 2 棵，还有宝石制成的桃、李、杏、枣 200 多个。慈禧尸身左边放置一枝玉石莲花，三节白玉石藕，还有天然生成的灰色污泥，藕节处生出绿色荷叶，开出粉红色莲花。尸身右侧，放着一枝玉雕红珊瑚树，上绕青根绿叶红果盘桃一枝，树顶处停落一只翠鸟。这些珍品，均系天然雕成，雕琢之巧可夺天工。另外，棺内还有玉石骏马 8 尊、玉石罗汉 18 尊等 700 多种宝物。为填补空隙，棺内还倒入 4 升珍珠和红、蓝宝石 2200 多块。仅填空用的宝石和珍珠当时就价值白银 223 万两。慈禧口中含有一颗很大的夜明珠。这颗珠子分开是两块，合拢则是一个圆珠。分开时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半步之内可照见头发。

这满满一棺奇珍异宝，当时人估计至少价值白银 5000 万两。至于这些珍宝的艺术价值更是无法估量了。

.....

孙殿英在盗墓之后，率部移驻延庆县，改编为步兵独立第二旅。

在此之前，他们又用几吨炸药，炸开了乾隆皇帝的“裕陵”，盗走了棺椁内的大量宝物。爱新觉罗·弘历的陪葬品大多是古玩字画及玉石、象牙、珊瑚雕刻的文具。金、铜质佛教数量之多惊人。按理这类古物价值连城，但孙殿英等无知之徒，以为不如慈禧墓内的金玉值钱，多少有些失望。咸通3年即(872年)的抄本《金刚经》，纸质暗黄，谭温江翻了翻，顺手扔到远远的角落。后来不知是谁又把它与字画一起装箱运出，这部绝世之作总算暂时交上好运，幸免被以后进去的散兵游勇扯毁。

这时，马兰峪满族人民发现乾隆和慈禧的坟墓都被挖掘，当即报告地方当局查办。这一特大消息迅速向全国各地传播开去。

《申报》首先发难，揭开了东陵盗宝案的消息。北平、天津、上海、武汉等各大城市报纸竞相呼应，纷纷派出干练记者搜集、采访有关盗宝的内幕秘闻，于是各种消息充斥版面。

消息同时传到天津日租界宫岛街的张园。末代皇帝溥仪顿时哭得昏厥过去。

溥仪醒来后，捶胸顿足，嚎啕不止，口中连连说着：“完了，完了”。祖坟对于封建的上层贵族无异于图腾，现在竟遭挖掘，有如天崩地塌般的灭顶之灾。

魏申恩奏道：“皇上，如今祖宗暴尸日下，有碍清室名声，需尽速收敛为好。”

溥仪当作准奏，拿出私房钱两万元，派一班“大臣”速赴东陵补葬。

正在这时，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来访溥仪。寒暄过后，他知道溥仪已知道东陵事件的轮廓，又添油加醋地作了一番渲染，并建议溥仪向国民政府当局提出控诉，追回那批被盗去的宝物。

土肥原贤二的这番话，正合溥仪的心思，便连夜派郑孝胥等去北京交涉。

戴泽一行在天津置办了衣裘等物，次日即赶到马兰峪，只见山秃谷空，满目荒凉。他们先到裕陵，乾隆墓已塌一大窟，内储满污水，无法进入。最后，请当地居民用抽水机抽干积水，将两后三妃的尸骨装入一棺盛殓。慈禧墓内空空如也，残破棺木和碎衣烂衫扔了满地。慈禧的尸体被扔在地宫的西北角，伏在破棺椁盖上，她脸朝下，手反转搭在背上，长发散而不乱，扎辫子的红头绳犹在。反转尸身可见尸身已遍体长满白毛，口角处被人撕破。这位“老祖宗”的尸骨也只是草草收殓了事。中国历史上曾显赫一时的女独裁者，当她在位时，御衣库为之预备的春夏秋冬各式衣服逾两千余套，死后竟落得如此下场！

……

北平京津卫戍司令部代总司令朱授光将军开始调查这一事件。

清皇室提出了三点要求：一、严惩掘墓元凶；二、追回被盗文物；三、派兵保护东西陵寝，以防出现乾隆、慈禧墓类似事件。

朱授光态度十分明朗，对于孙殿英的罪恶表示极大的愤慨，答应迅速查明严惩；对于请求保护陵寝一事，也满口承诺，并即刻指派军长丰玉玺保护东陵，张荫梧军长保护西陵；至于追回赃物，俟查清事实才能处理。

遗老们对这位“京畿大臣”办事的速度和对清室的关怀，感激得五体投地。第二天，还给朱授光送来了一份损失宝物的清单，希望他照清单追回原物。

其实，当报纸上刊出东陵盗宝的消息后，朱授光便觉得此事发生在他所负责治安的京畿地区，事情的性质十分严重。倘事态进一步扩大，群情激愤，使南京政府觉得下不了台，他这个代理总司令的乌纱帽非丢掉不可。因此，只有拿孙殿英开刀，好好将他整治一下，才能将高涨的社会舆论慢慢地平息下去。

然而，大流氓出身、现在仍握有实权的军级长官孙殿英，在没有取得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是决不会轻易就范的。为此，朱授光迅速派出两路人马，一面了解盗墓实况与舆论反映，以便安排下一步的行动；一面命令京津卫戍司令部侦缉队队长刘清林，亲自带人去天津、青岛、上海等商埠口岸，与商界接触，以便在那里阻止孙殿英派人秘密出售赃物，并趁机予以截获。

果然不出所料，刘清林在青岛逮住了在那里出售赃物的孙殿英手下的一名随从兵张歧厚。朱授光电令刘清林火速将张歧厚押解北京。

不久，北平侦缉队向朱授光报告，孙殿英派他的心腹师长谭温江携带部分珠宝翠钻到琉璃厂秘密出售，正当谭温江与尊古斋古玩店老板黄百川进行交易的时候，侦缉队将买卖双方一并逮捕。

东陵被盗后不到一个月，谭温江、张歧厚这两个孙殿英手下的大将小卒相继被官方逮捕，报纸披露详情，盗宝案大白于天下，社会又引起轩然大波。

东陵事件经新闻界一鼓噪，整个社会舆论顿时喧嚣起来，要求国民政府务必查明真相，惩囚犯者。

孙殿英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陷入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狼狈境地。

然而，事情并没有得到解决！谭温江、张歧厚的相继被捕，使孙殿英意识到情势严重。“上头真的较真儿，怎么办？”他思忖着这个可怕的问题，夜不能寐。必须尽快摆脱困境，他提出了一条见效最快的办法，自信有绝对的把握。

孙殿英与蒋介石的头号亲信、大特务头子戴笠的关系堪称是臭味相投，非同一般。孙殿英曾说过：“我孙魁元一生无真正的知己，也没有真正走上正道，只是遇到了戴雨农才得到了知己，才把我引入正道。”这里所谓“正道”，是要打引号的。孙殿英一生翻云覆雨，只要找到一个新的靠山，对己有利，就是他所谓的找到了“正道”的含义。孙殿英与戴笠首次见面时，因戴是蒋介石的大红人，孙殿英使出流氓帮会的手段，一照面倒地参拜，连说都是在江湖上闯荡的弟兄，今后只要蒋委员长用得上，愿一辈子作马前卒；见面难得，送两颗红宝石作个纪念。孙殿英还鬼头鬼脑地对戴笠说，“这是乾隆皇帝御用的朝珠。”戴笠痛快地答应收下，回南京后亲手交给了蒋介石，并夸赞孙殿英确有江湖上的豪气，可以拢用。

东陵事发以后，孙殿英当然首先考虑求助于戴笠来摆脱危机。关于这段盗墓后的活动情况，孙殿英在1943年率部盘距太行山，伺机投降日寇期间，曾谈到过，他说：“……乾隆的墓修得堂皇极了，棺材里的尸体已化了，只留下头发和辫子。陪葬的宝物不少，最宝贵的是颈项上的一串朝珠，有108颗，听说是代表18罗汉，都是无价之宝。其中最大两颗朱红的，我在天津与雨农见面时送给他作了见面礼。还有一柄九宝剑，有9条金龙嵌在

剑面上，剑柄上嵌着宝石。我托雨农代我赠给委员长(蒋介石)或何部长(何应钦)了。究竟雨农怎样处理的，由于怕崩皇陵案重大，不敢声张。慈禧太后的墓崩开，墓堂不及乾隆的大，但陪葬的宝物就多得已记不清楚，从头到脚，一身穿挂都是宝石，量一量大约有5升之多。慈禧的枕头是一个翡翠西瓜，托雨农代我赠给宋子文院长了。她口里含的一颗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珠；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呢，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半步之内可照见头发。听说这个宝贝可使尸体不化，难怪慈禧的棺材劈开后，老佛爷好像是在睡觉一样，只是见了风，脸上才变黑，衣服也有些上不得手。我将这件宝贝夜明珠托雨农代我赠给了蒋夫人。宋氏兄妹收到我的宝物之后，引起了孔祥熙部长的眼红。接到雨农的电告后，我选将两串朝靴上的宝物送去，才算了事。那把九龙宝剑，究竟是赠给了委员长还是何部长，到于今还不明白……”

孙殿英的自我表白，清楚地揭示了当时所谓“中央命令组织高等军事法庭秉公审理”这块招牌之后的肮脏交易。据当时传闻，慈禧口含的那颗可一分为二的无价之宝夜明珠，落到宋美龄手中后，便缀在这位“第一夫人”的拖鞋上。

“九·一八”事变后，蓝衣社头目戴笠随何应钦到达北平，开展特务活动。当时，孙殿英与戴笠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抗日战争爆发后，二人接触往来愈密，并且拈香结拜，成为兄弟。而后戴笠还将孙殿英引见给蒋介石。孙后来回忆这段历史说：

“那次到武汉(1938年夏)得雨农弟的保引，亲自见了委员长。委员长叫我坐，我不坐，一直叫我坐了四五

次，我才坐下半边屁股，表示这是见了皇帝，不敢正坐而视。委员长开口向我说：“你的情况戴科长向我说明白了，你好好为国出力，我已下令何部长扩编你的部队为一个暂编军的番号。”当我听到扩编一个军的番号，立即站起来谢恩，又经过几次叫坐，我才坐下去问了一句，今后还有啥要指点的。委员长瞪着眼睛把我从头到脚瞧了一遍，然后才慢吞吞地说出：“老殿，你很能干，有作为，就是过去的历史不太清白，趁抗日救国之机，好好洗刷一番，以后不要胡来，有困难找我。”此语一出，可把我吓了一跳，我立即站起来倒身便拜。我说，我过去没有找到亲爹亲娘，这次雨农引我找到了亲爹亲娘，走上了正道，从此忠心不二，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我早向雨农盟过誓……我话没说完，委员长赶忙命一个侍从参谋将我扶起来，立刻改变了严肃的面容，含笑地连说几声好好好。第二天见了何部长，果然发表了陆军暂编第五军军长。”

这一番叙述，将蒋介石的权奸手段与孙殿英的奴才嘴脸，道了个维妙维肖。至于孙殿英包括盗东陵墓在内的“不太清白的历史”，都在这尔虞我诈的相互利用中被“洗刷”掉了。

……

其实，早在东陵盗宝案发生后不久，孙殿英还未勾结利用戴笠穿针引线、广为贿赂之前，就已经打通“关节”，向能够左右局势、握有生杀大权的“上峰”送去“厚礼”了。这个“上峰”就是“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

盗陵事发后，蒋介石迫于全国舆论的压力，曾在南京发出通缉令，并委任北方革命军长官阎锡山将军为最高军事法庭庭长，对盗陵罪犯进行严厉审讯。阎锡山表

面上一口应允，一本正经地对各路的呼吁、恳请一一回电，并将原件呈报南京政府，还当真按照蒋介石的意旨，组织了军事会审，派河北省主席商震为审判长主持其事。骨子里，他却另有打算。

钱铺少掌柜出身的阎锡山，与蒋介石勾结，1928年4月起讨伐张作霖。他抢在蒋介石之前“捷足先登”，轻而易举地进入北平，取代张作霖，割据晋、冀、察、绥、京、津六省市，一跃成为军阀中的暴发户。从此，阎锡山与蒋介石原来就有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明里，阎、蒋依然称兄道弟，暗里却磨刀霍霍，时刻准备决一雌雄。

为了麻痹蒋介石，阎锡山将“平津卫戍总司令”职交参谋长朱授光代理，自己则返回老巢山西，终日不理“朝政”，沉溺于游山玩水，寄情于名山古刹之中，其实他在等待时机，以求一逞。当阎锡山看到孙殿英因盗陵事发成了过街的老鼠，便期望将孙争取过来以为己助。

于是，某日阎锡山将孙殿英召进府中。他劈头就问道：“殿英兄，你胆子也忒大了，啥事都可干，为什么偏偏去捣皇陵？”

“奶奶的，满清杀了我祖宗三代，我得报仇！孙中山革满清的命，冯焕章（冯玉祥）逼宫，我崩他八辈祖坟就犯法吗？我对得起大汉同胞！我这是革命！阎总，您说呢！”

阎锡山没有吭声，他吸了一口烟，不动声色地问道：“那你扒出来的那批古董呢？”

“这……”孙殿英一时慌乱，支支吾吾地答不上来。

“总座非常重视此事啊！”阎锡山趁机向孙殿英施加了压力。接着，他把蒋介石要他组织军事会审的事，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这番话可激怒了土匪出身的孙殿英，他竟忿忿地骂了起来。

“他蒋介石既然不把非嫡系当人看，我们也没有他这个总司令！奶奶的，逼急了，老子……哼……”

“好了，好了，不谈这些头痛的事了。”阎锡山把手一挥，叫人把机要秘书叫来，他当着孙殿英的面口授辞呈：“蒋总司令勋鉴：伯川承蒙信爱，委以重任，感激之至。但因身体不适，恐误国事，祈望准假疗治。军法会审一事，望另委贤能……”

阎锡山略施小技，便使孙殿英感动得几乎涕泪俱下，他朝阎锡山一揖到地：“请受弟一拜，如有用着孙某之处，敬请吩咐，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就这样，阎锡山轻易地收伏了孙殿英，他们绑在一辆战车上了。

由于受到阎总司令的庇护，被关押在北平铁狮胡同旧陆军部的谭温江，自然得到了有关当局的特别优待，吃香喝辣，穿绫著缎，名为阶下囚，实为座上客，根本不像一个盗墓贩赃的罪犯。而作为军事法庭审判长的商震，也早已知道“最高当局”的意旨，而且与谭温江又是旧识，朋友关系，因此在会审时不但不认真追究，反而敷衍了事，草草过场，竟然对谭说：“请你委屈一时吧。”这样，堂堂正正的军法会审竟成了逢场作戏的一幕丑剧。就这样，这些古物古宝重新回到盗墓者的手中。

1930年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结成反蒋联盟。不久，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为了利用孙殿英，干脆将谭温江释放，北平宪兵司令楚溪春还亲自送谭到车站。从此，轰动全国、喧闹一时的孙殿英东陵盗玉案，遂不了了之。

那么，孙殿英盗走的东陵宝物的命运又如何呢？这些国宝，除了一部分归入蒋、宋、孔等“名门”外，一部

分在北平秘密出售时被侦缉队拿获扣留，余下的有大一部分给军需处长李德禄带往上海出售，想要卖给洋人，以获暴利，结果被英国人抢走（一说孙殿英派李德禄携宝去托青红帮头子黄金荣，卖给英国人，获款数百万，中间还叫英国人和黄金荣敲了竹杠）。李德禄怕回去不好交待，便将中介人全家杀死。孙殿英知道后，竟说什么：“总算出了口气，反正宝物来得不明，丢了也够本。”

1933年春，孙殿英驻河北沙城的时候，又成了蒋介石、冯玉祥双方争取的对象。冯玉祥希望他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蒋介石则不要他参加冯玉祥的抗日活动。孙殿英对冯、蒋采取既不得罪又不加入的策略，并利用他们的矛盾，如愿以偿地取得了退往西北开垦青海的职务，弄了个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孙率部西进，在攻打宁夏时，将自己收存的宝物拿出一部分，由部下杨明卿经手，交给驻在包头的晋军旅长田海泉代为保管。后来田海泉说这批东西遗失了，孙也没再追；究竟是否丢失，除田海泉外无人知晓。

另外，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进驻豫北，孙殿英以巨额黄金向其行贿，并拿出盗陵所得的乾隆皇帝的白玉板指、白玉连环簪和周代铜鼎等宝物奉送。还有一部分宝物据说孙派人送到其大老婆家藏起来，至今下落不明。

总之，这大批国宝被孙殿英行贿的行贿，送人的送人，卖的卖，丢的丢，藏的藏，弄得七零八落，不知去向，至今无影无踪，难以寻觅，令国人扼腕；痛惜，愤恨至极！